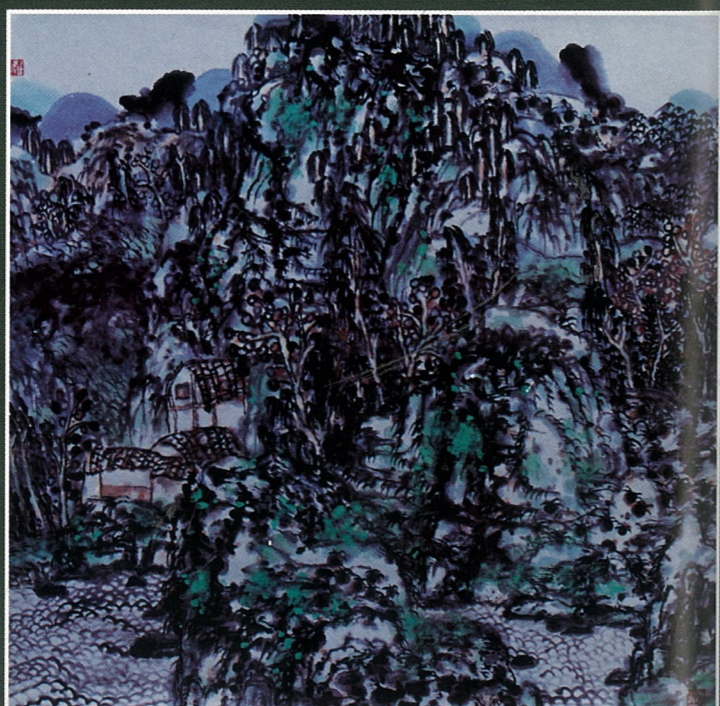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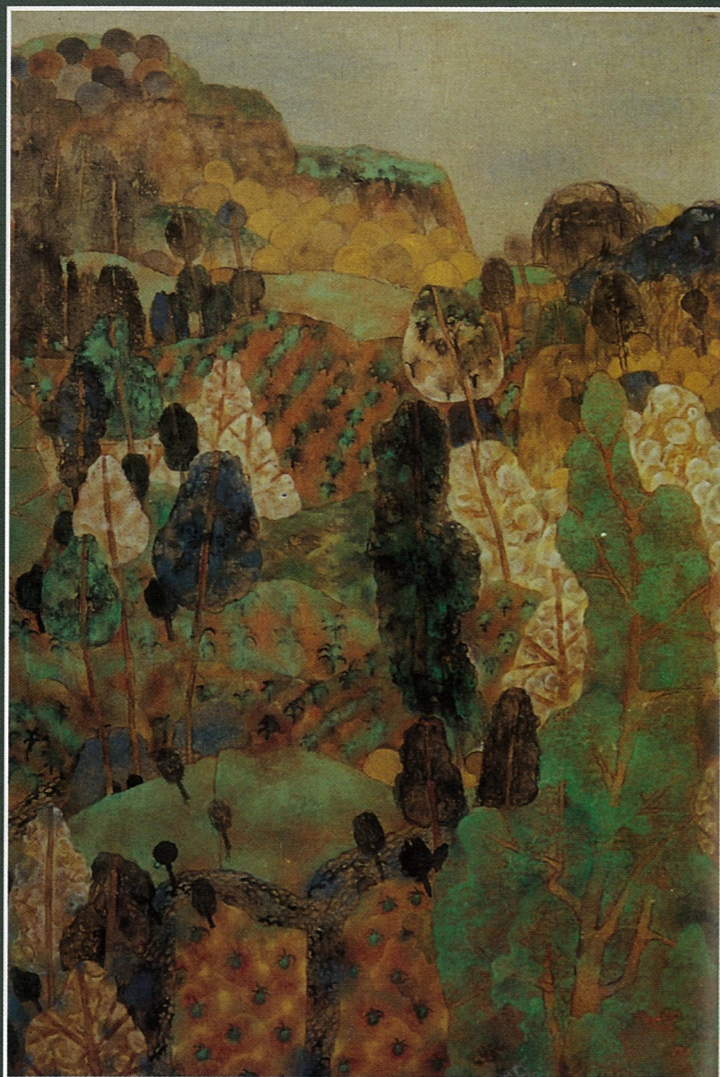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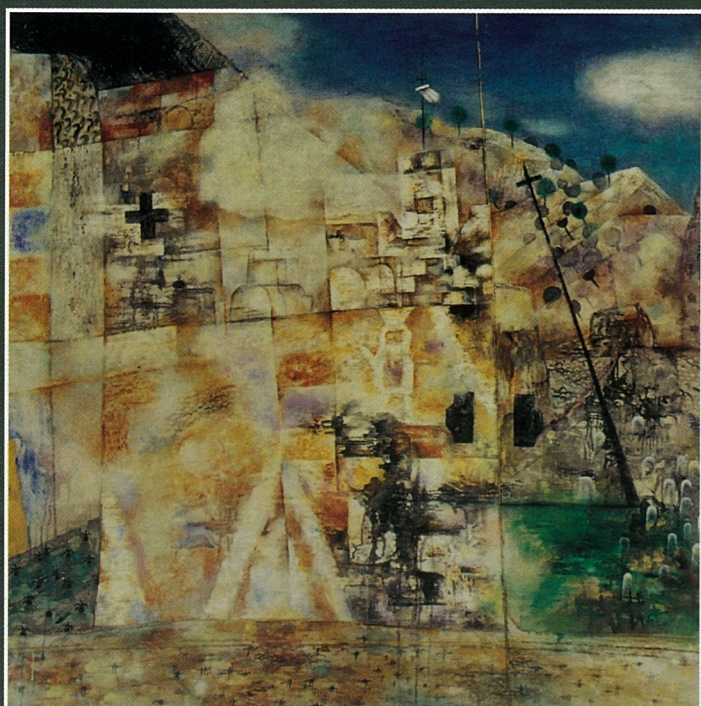


左上:春晚绿野秀(纸本·青绿)
 左下:飘过海子的云(布本·工笔)
 右上:秋 山(布本·青绿)
 右下:桃花春水绿(纸本·青绿)

TOP LEFT: CHARMING FIELD IN SPRING EVENING
 BOTTOM LEFT: CLOUDS OVER POND
 TOP RIGHT: MOUNTAINS IN SPRING
 BOTTOM RIGHT: WATER TURNING GREEN IN SPRING



阳刚风骨之美

——读王琦的水墨画

王琦先生是我国当代的版画名家。他在版画领域辛勤耕耘数十年，硕果累累。他又是一位勤于写作的史论家，在美术理论和批评方面建树颇多。近几年来，他虽年过古稀，但仍主持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工作，事务缠身，活动频繁。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在他因年迈将要告别木刻创作之际，却以极大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投入水墨画创作，创作了数百幅水墨作品。两年前在中国美术馆与他的长子王炜联合举办了《王琦、王炜现代水墨艺术展》。

展览的名称是恰如其分的。我看王琦的画，最鲜明的感觉是有现代感。王琦有几十年的艺术积累，这是他创作水墨画的基础和有利条件。虽然从版画转向水墨，改换了工具和材料，有个适应的过程，但已有的艺术修养和造型技巧，对于水墨画创作不仅仍然适用，而且还会使他的水墨画呈现新的特色。不象许多科班出身的国画家有笔墨的优势又常有不能走出传统模式的难题，他面对宣纸，大胆挥毫，直抒情怀，写祖国山河之美，写自己的体验和感受。不同于一波三折的传统笔线，他似乎对木刻中的直线美仍然眷恋不舍。他多用遒劲的直线造型，这也许不太符合传统中国画的造型要求，但却由此显示出一种阳刚风骨之美。此外，他的构图非同一般，宏大而奇崛。在展

览会上的不少好作品，如《山峡石壁》等，远看气势磅礴，近看结构严谨，耐人寻味。这种既重远瞻效果又重结构和精微描绘的表现法，给我国当代水墨画坛带来了生气，我以为，水墨画之美应有广泛的包容性。即使在我国传统水墨画中，也是风格流派纷呈各有特色的。我们不能用一种规范束缚住自己手脚，使水墨画语言越来越单一和贫乏。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琦的水墨画所显示的新观念和新手法，对当代水墨画的创新无疑会起促进和推动作用。

王琦的这次展览是他前一阶段创作的小结。他说，他的许多水墨画创新想法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付诸实现。我们相信这位有丰富生活经历和文化修养的老艺术家，会在水墨画的革新上做出更大的成绩。

邵大箴



王琦先生近照

REVIVAL OF CHARM

SUN MEILAN

“神韵”的甦醒

孙美兰

四月，春回大地，《蒋丛忆油画作品展——花的世界》在北京国际艺苑展厅举行。前言说：“蒋丛忆(曾用名蒋海燕)，在创作中走过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路后，从这次展示在观众面前的作品，看出她已摆脱了艺术界一些喧嚣的影响，开始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是的，蒋丛忆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心灵世界和外世界的契合点。于是，融会贯通，艺术思维所行之处，物即是心，心即是物，心物合一，交相辉映。“她咏唱对花的爱，不仅是在直接描绘花的形象时是如此，即便是一个菠萝，一株小树，一个瓷瓶，甚至连灯笼也都象一朵朵不同的花，静静地显示在画面上。”(前言)其实，花，何尝不是她的心?画花，何尝不是画自己?花，是象征。花，是心灵的聚光镜。花，是物我交融的纽带。于是，画什么，怎样画，不再是难题。于是，自自然然，轻轻松松，心灵与万物生命就那样从笔底、油彩与画布间流出。这里有人生、有宇宙、有时光进程。人生，宇宙，时光，万物生命，都象花，都是花，——有开有谢，有枯有荣，有聚有散，有离有合。这里充满着美好心灵对生活和对生命的热爱、欢愉；也有惋惜和咏叹!正如佛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1987年，蒋丛忆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一般说，卓越的天赋，训练有素的造型功底，敏锐的色感以及艺术语言的非凡表达力，都是画家成功的前提。可是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还有没有更重要的呢?多年来，作为文化层面、文化品格的精神思维，画的“主魂”，往往被忽视。现在，年轻女画家蒋丛忆独立探索的成果，展示在我们面前了。她走出校门，十年奋进，也是十年证悟，有所反思，有所总结。终于，从以往疏离的画理、画论中，忽然找到开启创新之门的钥匙。得力于“文心”的建构，她的艺术生涯有了转机。

近几年，蒋丛忆出入于古文物展厅和市场。她翻阅着一本又一本旧版画报。从她以往不熟悉的书画理论、佛学典籍入手，苦苦求索，寻求茫茫艺海里一叶扁舟。四年之间，一气拿出40余件新作，比之既往，画风风格发生巨大变化，给关注她的师友，带来意外惊喜。精神思维的轨迹在体悟石涛“一画论”；心淡若无，以虚静之心，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精神思维的聚焦点在“心”与

“物”的关系上，心物冥合，又力求不断扩大心灵光芒的辐射区，从而一任才思、情感、智慧、创造力，自由释放，接纳万物，进入一个整一的花的世界。暗黑色的粗土陶罐，晶莹光洁的淡花瓷瓶，纯中国式的团扇……全部作品，无不笼罩着一个古老民族文化底蕴的气息，然而又不同于古文物本身那样以实体演证历史。

面对瓶花，象面对高贵的人格；富有魅力的人性。她以丰富多样的线形，赋予瓶花起伏有致的旋律；用纯色赋予主体花朵以及相随的花枝、花叶以单纯而崇高的精神风采；取散光漫射的朗朗语汇，传达画面整体格调的灿烂与庄严。初出茅庐的年轻女画家，——崇拜自己心中之花，其虔诚度，看来不亚于举世闻名的达·芬奇，——崇拜自己的人文精神化身和代表。——于是，她这幅油画，命名《我的蒙娜丽莎》，成为展厅里最引人瞩目的首席作品。“她”以独特的东方神韵，向观众发出人性的微笑。

油画《无上清凉》——作为画中主体的瓷绘：是一朵清菊，连枝带叶，作了“特写”。总体意象也不过只占画面的1/10，那9/10都是“空白”。恰似中国画讲究的“剪裁”、“剪裁到零”。所谓“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那有意无意之间的长线条拖痕，布陈位置，恰到好处，穿越时空，令观赏者产生“甘茶清水自然流淌”的幻觉，会从心底应和：“无上清凉”!

本世纪首先在西方兴起的现代艺术，其特点何在?闻一多先生曾指出，西方现代艺术的共同特点，“在暗示、在象征”。蒋丛忆的油画，自然而聪明地运用着“暗示”与“象征”手法。例如，画面上，时时出现一钩弯月，投下朦胧的夜色。有时一株小树，或一只弯曲的海螺，有时一串干果，乃至一个菠萝，在月夜下，会感到时轮的推移和神秘，产生梦般的诗情画意。而另一幅画，在一株小小果树的梢顶，竟有两钩不小的月亮在比肩盘旋。象瞪大一双眼睛，遏制偷吃禁果。画的另一端，是铐上铁链的一只手。“暗示”与“象征”，通过有意味的形式，发人联想，启人深思。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其妙无穷，“神韵”也就在其中了。

“神韵”在甦醒，“神韵”在新一代画家的油画作品中萌动，象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春笋虽然幼小，却唤起人们无限惊喜。